金文通公集

金文通公集卷之四目錄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金文通公集卷之四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送別駕張立甫之任揚州序

攷故事掌倅貳郡政與長吏均禮凡兵民錢穀戶口賦役獄訟聽斷之事可否裁決與守通簽所部官有善否及職事修廢得刺舉以聞別駕之爲任葢綦重云余嘗守邢州四年邢地瘠賦輕民淳訟簡似爲守

者猶易以治而時有別駕其能通經術識世務其助余艮亦不淺他則竟爲贅員而反滋余以廢事之憂余是以知別駕之任匪輕也憶曩日邢之士大夫孜孜以經術課子弟者惟鉅鹿大銀臺重光張公爲最今公次君立甫以侍衛

特恩通判揚州公言于余曰吾子方事呫嗶一旦佐郡且維揚劇地懼弗克任奈何余曰公之教子素矣余久知公子弟中必有能以經術潤飾吏事者揚固劇郡乎以通經學古能讀父書之立甫佐之其爲二千

石將伯之助非止一端也已嗚呼向使余不爲守則亦未知別駕之任之重向使余不獲交于張公則亦烏知立甫之能勝別駕之任如此其綽然也故于其行也信而喜之爲之序以贈焉

愈少愈貴愈直愈婉　陳百史先生評

送別駕陸英一之任平陽序

嘗謂陸子英一聰明特達吳越間號稱神童垂髫食餼年甫二十爲學使者所選拔來貢于

廷得高等通判平陽府陸子不以得官爲幸而察其意似以未獲發其所蓄中兩榜爲怏怏知陸子者亦相與咨嗟惋惜謂如此英妙儒者不得大究其學輒佐郡以去余曰是未知陸子眞儒者也是未知儒者之效無施而不宜也按別駕之設始自漢隋唐因之迄有廢復宋乾德初始置諸州通判懲五季藩鎮專擅

之獘而以儒臣臨制之號稱監州其官雖郡佐而其人間有出于朝廷之特命不以官資之崇卑論若是乎重儒以重判也所由來矣非明六藝通文學識聖賢之理究先王之術著弗克與二千石共襄廉平之治陸子雖年少端謹通亮于書無所不讀不負古賢良文學之選今任判平陽我知必能佐其守為良二千石使庶民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聲有治理效也嗚呼余嘗讀漢循吏傳孝武之世能以化治稱者惟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倪寬居官可紀三

人皆儒者通于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然則爲吏患不儒者患不兩榜哉陸子何必役此怏怏而知陸子者亦不必咨嗟惋惜虞其學之有弗究也異日政成奏最爲

聖天子所器如漢三公始信儒效固彰彰不誣耳英一名世楷其父名濬睿者舉丙戌孝廉與余兒世濂有同譜誼稔其家學有自故爲之序以劵之

既無剽掠之習又能截去游移公用語韓歐未可許人今乃見之盛事也　陳百史先生評

送泰州貳守孫茂先之任序

大廷尉北海孫公有子文學君茂先以侍衛恩例除同知泰州事將行廷尉公謂予曰吾兒鉛槧書生不習吏治請有以教之余曰公之所以教貳守者足矣何待余言昔歐陽永叔之母告永叔曰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我求其生不得耳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嗚呼其心厚于仁者耶此吾知汝父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以後永叔文章政事

累擢美一時今公爲廷尉每遇廷鞫大案嘗多所平反求其生而有得者不知其凡幾公雖不以告人而公之心厚于仁者寧減歐陽崇公哉我知茂先以仁者之後往貳是州且讀書識道理必能守其家法凡所爲明刑簡訟蠲煩除苛以佐其守爲賢刺史而俾泰人之蒙其休澤者將一一如當年滁人之于歐陽永叔也故曰公之所以教貳守者足矣何待予言遂書以送之

謹嚴於法讀如老成教後學前則永叔後則震川

視他文又有古今之別矣家學士言不虛也　陳瓦

史先生評

送倪玉如宰東流序

富陽倪子玉如以

廷試高等除池陽之東流令將行來別余而言曰生應詔至禮部尚擬遲謁選再試棘闈以畢生平未了之志今格于令遽有民社之膺未操刀而使割能無傷指懼乎且聞東流地狹民甚瘠又僻處江濱時方弗靖何道以治之乃可先生其有以教之余觀其貌泊乎似有道者也聽其言又藹然其爲仁人也是固優于宰者也因告之曰子既知邑小而民貧則爲之勸

農桑以裕生計寬徭役以休民力抑强暴以安善良速聽決以省繫獄凡若此者皆所以嘉惠疲瘠之地而與以起色也子旣知長江上游方若弗靖則爲之撫流移以固結士著興學較以鼓舞士心諭愚民以利害禍福使之曉然不惑于訛言率子弟以孝悌忠信使之卓然不詭于異趨凡若此者皆所以消弭弗靖之萌而屹若金湯者也子往矣吾固知子之優于此矣異日者以循良奏績膺異數累爲大官豈不朽業使人嘖嘖嘆兩榜中曾不多得又何生平有未了

之志哉子往矣倪生唯唯起謝教余因是目送倪子
而竊有感焉嗚呼安得今天下之為吏者而盡有道
仁人也
有餘于法有餘于情似承伏照應又似單行大雅
未墜必有英絶領袖之者微先生其誰與歸　陳百
史先生評

送盧雲柯令宿松序

盧生雲柯學道君子也歲戊子以恩選貢于

廷擢高第除授江州宿松令或有爲盧生鰓鰓杞憂者曰松彈丸邑濵江連楚轄有蘆洲頃被洲渚奸宄襲破其城以咿唔未絕之書生一旦握符綰綬俾之外捍震隣之寇內戢反側之奸以撫茲殘黎所爲者不甚難乎余曰否否松邑失事非賊也民也非民之好爲亂也吏迫之也亦非吏之喜于迫民亂也奉法太過而惟恐境內洲利不悉歸于上或稍漏于下以致

殫利而召害也嗚呼凡此皆爲吏者之不學道有以使之然也學道則必愛人愛人則必不盡其利不盡其利又寧遽囂然喪樂生之心而敢于牟其子弟攻其父母哉盧生固學道君子也吾知其必能愛人必不肯盡民之利者也爲保障不爲繭絲爲冬日不爲夏日何内奸之不戢隣寇之足虞也然則盧生抱所學以治松直易易耳故于其行也特爲之伸其說而併以釋或人之憂

前後結搆渾渾幾無行墨獨永叔有之近則再見

吾友也陳百史先生評

送姚爾眞令南漳序

今日吏治之多疵也非盡吏之無材也或人不宜其地而苦于風土氣候之不相習或能不配其任而苦于兵燹殘壞之難爲理于是其始而聞命也先有趑趄觀望徘徊不欲前之意及其抵任也又多愁居愓處歎息思歸不肯安焉久居之心凡地方之利病得失民情之順拂悲愉悉置而不問即問矣而不詳且盡求其身視民家視國政行化成號稱古之循吏者百不得一焉無怪乎吏綱雖嚴民生日悴卒無以宣

布

聖天子軫念邦本嘉惠元元之至意而率土賓服之餘尚有一二草澤遺奸所在乘間竊發者時或見告也雖然若吏之眞材者無不宜人之地亦無不配能之任卽偏遠危險均有所不辭吳興姚子有焉姚子東南名下士也以援貢應順治五年

廷試居高等除襄陽南漳令今選人鮮不視楚爲畏途甚至寧干規避之罰以求黜爲幸者獨姚子一聞除命輒鋭然欲取道中州從間抵任并不暇晝錦里歸

嗚呼以余觀于姚子其眞吏之材者也夫始也旣無趦趄觀望徘徊不欲前之意則其繼也必無愁居懾處歎息思歸不肯安焉久居之心而有不詳盡以求地方之利病得失民情之順拂悲愉者乎他日循吏之稱舍姚子其誰漳之民其幸也夫安得凡爲吏者而盡若姚子之不辭遠不辭危且險又何患吏治之多疵也姚子字爾眞名延儒其伯仲延啓延著皆成丁亥進士而姚子其季云

讀之一氣條理密結無間今日乃復見歐曾耳　陳

百史先生評

送張幼仁令沔縣序

嘗聞吏不廉平則治道衰欲興治道于今日舍廉吏亡繇哉顧吏之鮮能爲廉者非盡賦性貪墨也良以人生不無嗜好而不有以坊之節之則其資于已者必不約資于已者不約則其取于世者必奢一旦得志居位惟嗜好是狥無惟乎廉吏之不槩見也嗚呼安得一泊然無所嗜好之人立于民上而畢覯廉平之治乎乃若金陵張子其人竊有異焉張子字幼仁名循詡自有生來口不沾腥味體不被紈綺浩浩落

落以古聖賢爲志有疏水簞瓢之樂趣富貴功名舉不以介其懷殆所謂泊然無所嗜好者也今年偶値貢士例來試于
廷居高等合有司格在他人或志得而張子不加忻及除爲漢汚令他人又或苦地惡而張子不加戚余是以知張子之爲廉吏也必矣葢有不待政成而後見者矣何也張子既泊然無嗜好則必無所資於已無所資于已則亦必無所取于世而天下之爲廉吏者更有過于張子乎吾不獨爲汚之人幸而竊幸今日

治道之興有其機也或者曰張子曾遇異人善丹青又曰張子通竺典能一死生解外膠噫吾不能知之矣

是送張子文每出一語必有照應結束文格進于老到　陳百史先生評

送高采夫宰歙縣序

唐陸修以祠部員外郎出刺歙州昌黎爲文以送之有云當今賦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宣使之所察歙爲富州宰臣之所薦聞天子之所選用其不輕而重也較然矣于是知江南賦稅之繁與歙有富饒之名自昔爲然故凡官于歙者倘惟身圖是便而無愛民之心則未有不侈然志得自矜爲善地者也若其存心于愛民能潔己勤職則未有不惕然懼夫賦重民困俗悍訟煩而若于難治者也虎林高子采夫以

廷試高等除歙令前代除此者非進士不能得亦鮮有以無意得者高子一落落寒儒竟以無意得之此固宰臣之所薦聞天子之所選用者也其不輕而重也不更較然哉乃吾觀于高子惕然有懼心焉是殆知所以自重而存心乎愛民勤職為能不有其身圖者耶且今日之歙又與昔異兵燹之餘民瘠而不富矣賦繇而猶取盈矣俗習之刁悍益甚而寇賊出沒山谷間未或衰止矣宜高子之弗視為善地而惕然有懼心也夫雖然以

高子之懼心歸之將惟恐賦重則困吾民而能不以撫字為催科乎惟恐民窮則迫為盜而能不以弭戢為保障乎其所施設措置必卓然有可觀者吾知歛之民其有瘳矣異日者使歛仍不失為富州而後乃見高子能無負吾

君吾相之特達知遇則又何必以成進士為榮也高子其勉乎哉

勉畢本前賢遂入推君相此文章極高處中凡數折而不見虛詘尤為老氣　陳百史先生評

贈吳江楊邑侯序

楊侯爲晉中儒碩起家明經授長興縣二尹以最聞擢吳江令將之任過余請益余吳氓也不能無言然亦何能自爲言哉請以古人之箴令者爲侯進可乎嘗讀唐書元結縣令箴有曰爲其動靜是人禍福爲其噓吸作人寒燠煩則人怨猛則人懼勿以賞罰因其喜怒太寬則慢豈能行令太簡則疎難與爲政旣明且斷直焉無情淸而且惠果然必行古今爲令之要盡此矣侯持此以書諸紳焉足矣客有從旁詰余

者曰吳江劇邑也賦役繁重視他省一大郡又古平江路為南北孔道方今師徒往來不絕于境資糧扉屨莫給于供至胥吏之情偽百出案牘之雜沓如山與夫湖濱遺孽尚有未靖兵燹殘黎亟仰雨膏視他郡諸邑尤甚難為理是子之所當言于侯者恐未可一端而盡也而何僅以古之為箴告也毋乃非邑人所望于子請命長吏之意乎余曰此余之所以代邑人請命而敢以箴言進也彼長吏之恣于民上而惟所欲為罔恤民艱者曾不自知其出一令焉而可以

禍福人吐一言焉而可以寒燠人于是有失之煩而爲人怨者有失之猛而爲人懼者有失之寛而狐鼠因以縱橫失之簡而政務遂成廢閣者凡若此以之治蕞爾小邑不可况覩一郡之大如我邑乎使侯能三復斯箴而凜凜于動静噓吸之能爲人禍福寒燠者如此其所關不小也則徵歛必有法而民可不知重賦之困逃勞必有方而民可不知驛騷之苦馭下必嚴以察而閭里不聞有胥吏之呼擾遇事必勤以辨而几案不睹有塵牘之紛紜哉暴安良必種種盡

心以從事而湖濵息鯨鯢之浪中澤免鴻雁之哀曰明曰斷曰清曰惠雖古之號稱循吏者何以加焉如是而後不辜我邑人喁喁請命長吏之意也余故無他言而卒以箴言告于侯客乃唯唯而退因書此以贈侯之行且計侯之必有聽也

送令文此當第一一篇一氣一氣則千萬語如一句矣得古文之深如此　陳百史先生評

送同鄉諸學博還南序

上御極之五年夏四月詔策天下明經吾浙之貢于廷者四十有八人內拔貢生一十八人爲司文者所拔士之尤皆魁傑少年好古力學以文章意氣自豪者榜放合有司格三人其十五人皆除廣文去歸其里將行來就余别各出自序文一首請正余受而讀之不覺頻足起曰有是哉諸子而僅以司訓任也然司訓而何以幸得諸子也夫諸子亦知師道之尊乎亦知師道之所以尊惟能使學者爲有師乎昔胡安定

教授湖州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爲學致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安定弟子十常居四五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以是學者有師首稱安定今諸子旣居安定之位而受若事矣必當以安定之教授湖州者爲學者師使禮樂仁義蔚然而興而文體之逐雅還醇人心之反邪歸正世道之撥亂爲治胥諸子爲師之責也師道不綦尊哉若夫及今歲大比奪桂榜魁南宮取巍科高第如拾

芥此諸子章句事耳不足爲諸子賀也十五子爲誰虎林則江子玉畏何子又彬黄子闇叔葉子月升茗上則沈子丹頴孫子眉仙朱子炎馭吳子問圓李子又嘅嘉禾則郁子文韜勞子雲將周子釆臣支子惠侯及我家劒耿藍珂一時壇㙺相望化雨繽紛盡在吳山越水間倘異日者諸子之及門猶得追遡所自而相與語曰憶疇昔埋入金其曾爲文以贈之有云魁傑少年好古力學以文章意氣自豪者即吾師也則予有厚幸矣諸子勉之

予亦有文選此箇變而貫

陳石史先生評

送張道先司訓浦江序

昔宋室舉士有明于體用科歐陽永叔嘗薦眉州布衣蘇洵履行純固性識明達論議精于物理而善識變權文章不爲空言而期于有用余讀書至此未嘗不輟卷嘆息以體用兼備如蘇公能知人薦引如歐陽氏而卒不獲竟其大用則亦其命爲之也非學之咎也海虞張生道先名煒如稟性穎異髫年餼于庠操履純篤鄙經生家言爲鞶帨而慨然有志實用之學讀書史能詳古人行事本末以推見其當否得失

每為人說如身履其間使聽者曉然如目見至兵刑錢穀有裨民生國用之幾務無不留心體究洞悉端委殆所謂論議精于物理文章不為空言者道先庶幾其有焉顧數奇卒亦困頓諸生今年以歲薦士貢于

廷除婺之浦江訓或者曰此經濟才也不民社之司而僅以之秉鐸教士如明于體用之學何余曰否今天下之鮮吏治由士人之矜聲悅而鮮實學也使道先于淑人之餘益進其所學而理明氣充將他日無事

不可辯安在無知人如歐陽氏者起而爲之薦引以竟其大用俾天下睹眞儒實學之效爲眉州布衣所未能得之遭逢也道先往矣惟自信其學而益加懋勉焉可矣

毋爲人說如身履其間以評此文庶幾近之　陳百史先生評

送族子劒耿分訓東陽序

昔吾鄉有秉鐸者請益于陽明先生曰敢問教何以哉先生曰其學乎盡吾之所以學者而教行焉耳曰學何以哉先生曰其教乎盡吾之所以教者而學成焉耳若是乎教與學之還相長而未有窮也吾家劒耿于英少聰頴能嚮古力學不專舉學業梯榮進而毅然以文章之道爲已任方日孜孜焉黽勉于學豈暇爲人師耶乃一旦以譽髦之選貢于

廷朝射策夕司教矣行且摧皐比之東陽向余請益余

曰吾何以益子哉子亦服膺陽明先生之言可已其曰盡吾之所以學者而教行焉則學有未至教不行也不期乎古聖賢之爲學學未至也其曰盡吾之所以教者而學成焉則教有未至學不成也不期乎古聖賢之所以教其弟子教未至也然則何爲古聖賢之學哉明倫而已矣子其務所以明之而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能使無一念之或昧其荎則學至矣而教有不行焉者乎然則何爲古聖賢之所以教其子弟哉尊經而已矣子其務所以尊之而于

易書詩春秋禮樂之義能使無一人之不祟其本則教至矣而學有不成焉者乎教行學成則子卽不崇舉業而舉業莫大于是矣不樹榮進而榮進亦莫過于是矣區區文章之道足以竟子之任哉子行矣其愼無忘陽明先生之言而并爲我諗之汝弟藍珂使之徃訓壽昌亦循是焉庶幾陽明教學一脉克紹于我家其爲余之光藉何如也

說得如此鄭重其法更變　陳百史先生評

送朱炎馭司訓新昌序

吳興望族蓮莊朱氏爲最有中翰朱襟海先生者博學篤行粹乎有道君子也與先子爲金石交余少時嘗從先子侍側襟海先生輒以猶子視余因邀余館穀偕其嗣自超季直千里三君者讀書山樓雪案螢窓勗勉倍至余與三君意氣相得猶之先子與襟海先生也未幾余僥倖一第而自超以高才鬱其所蓄不得奮見于時竟齎志以没季直千里皆茂才高等亦復鎩羽余因疑仁者有後之說所謂不發于身必

于其子孫豈虛語耶而博學篤行如襟海先生者旣抑其大用又屯其後嗣耶天之難諶抑至此耶今戊子歲吳興有貢于
廷者爲李子炎馭名奕軒其制舉藝足以芥拾科第而又能爲古文辭有卓然大家之風竊與吾友百史彥升咄咄異之此誰氏子乎詢之乃知爲季直子即襟海先生之孫也余是以嘆仁者有後非虛語也孰謂博學篤行粹乎有道者而竟無後嗣以大其家聲也顧炎馭方少年其功名之遠大毋論而將來益肆力

于文章其所至又寧可量哉茲以司訓新昌往故爲之述其祖父世誼以見能爲人師者亦必有所自而又以見先子之交友爲能得人如此試以質之季直千里兩君余言妄乎否也

尚須多爲辭說否前則永叔後則震川矣 陳百史先生評

送陳心簡南歸序

余同官陳百史先生長子心簡偕余兒世漢並徵入
侍異數奉
詔來京繼而有出佐州郡之　命韎韐負劍趨走
天子之廷者將一旦側身僻息于州郡長吏之前或者
疑之曰如異數何余曰此乃所以爲
朝廷之異數也葢不欲卿大夫子弟鮮衣怒馬紈袴相
矜耗其精力於衣服飲食間而令之親近小民曉習
吏務庶幾與制科選舉並收得人之實用也又恐驟

然握符綰綬而臨于民上簿書錢穀之鞅掌未嘗肯縈一試輒蹶不若姑令之貳于長吏某也得可爲法某也失可爲戒庶幾奮發砥礪他日者必有良二千石與賢刺史出于其間也又恐年幼子弟以不學未成之才而槩令服官鮮不冥冥從事非國家愛養人材至意于是年不滿二旬者姑緩除授俾得承父兄之訓資師友之功充其學問而後試以吏治庶免不學無術之譏也嗚呼此非

朝廷之異數而何哉心簡與余兒皆在緩除之列顧余

兒質魯未學余又弗能教惴惴焉流光易逝有辜異數而心簡性頴異開卷海納百史先生肆力於文章政事之學所以教子者又有其傳我知其必能讀父書以答
君恩也今心簡以將母南歸故于其行也告以
朝廷之異數乃若此而又非獨爲心簡告也

長者一言勝橐金十倍且世世寳之永以爲訓　陳

百史先生評

贈太學張生三省序

今日之爲制舉藝者浮靡佻詭不可方物求其一遵格律近于先正者鮮矣進而求之古文詞知所宗嚮不惑時趨者什不得一焉又進而求之考亭南軒陽明龍溪明理究性之學能窺其藩籬望其津涯者千百不得一焉豈世無師法歟抑學徒之狃于習俗溺而忘返歟有其人焉作則于上而莫之應歟以余觀于太學張生殆卓然特立之士也其爲舉子業則痛刻惡習有先正遺意其爲古文詞所嚮慕而效法者

韓歐大家古今文兼得所宗可謂難矣而尤篤志學聖賢之道會司成胡孝緒先生倡導理學一時學者有師獨張生聽受之餘論議娓娓多所發明輒令先生解頤嗟乎有學人若此又奚患師法之不尊且信而有其作之莫或應哉然則張生將不獨以文名世儻博科第爲榮而能嗜聖賢之學日進不怠其正未可量也已張生名三省禾郡長水人也以吾鄉而有此卓然特立之士且于余有一日之長故喜而爲之贈因以勉之

此今日韓子也能自任能予人地步 陳百史先生評

贈處士沈元子序

明初有豫章鄭士亨者能爲文劉誠意與爲忘年交有東游集行于世而誠意序之曰近世之爲文非達官貴人及善諛不諧于時士亨不能諛又不仕故不敢以文示人而自以爲賢于博奕書而藏之或獲傳于後世則亦可以懲創感發不爲無益而不悖乎古聖賢之意雖不望其必傳而亦未嘗不欲其傳也余讀其言不覺輟卷歎息有是哉士之能爲文者不仕又不善諛則諧時之難也然文之能爲可傳者又豈

以其不仕不善腴而遂莫之或傳也耶吾友沈元子髫齔歷落不事家人生產自少喜讀書博學彊記凡經史子集百家之說無不記覽通達而尤喜言史事毎舉一代必能詳其君臣行事得失以推見當時治亂興衰之由毎指一人必能究論其生平本末如身接目睹大節瑣行罔有毫髮遺漏所謂終歲讀史不如一日聞公論者元子有焉至其為文則能嚮慕史漢韓歐卓然不詭其為詩詞儼追作者之林嗚呼元子抱所學以遍歷吳楚越閩燕趙齊魯之墟者三十

餘年故閭見日益廣著作日益進每酒酣慷慨仰天摩腹恨不爲達官貴人又恨不能善訣逢時而其意雖不望其所著必傳實未嘗不欲其傳竊與古人同之也然世之知元子而好其所爲詩文者不獨余一人則雖欲不傳而不可得已今元子又將自燕南還因序以送之且勗其自爲可傳者

於贊述斟酌於援引切近於感慨蘊深古文得此起敝扶衰矣　陳百史先生評

贈星士吳碩甫序

命之爲言余初不之信也讀易之乾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而惕然於悔之集也因恍然於命之說也夫進退存亡得喪之生于時者未始不根于命惟不知命故違時違時而悔吝憂虞勤與之偕命何可以不知哉獨術士家之言命也勸人進不勸人退譽人存不惕人亡動人得不戒人喪談命者愈妄命之理愈隱百求一中焉無有也有吉余者曰若之吳碩甫其言命也根於易與術士不同

余進而與談則深得乎進退存亡得喪之旨而果非術者言也士大夫之讀易者知必有當於碩甫

贈名醫張君愼初序

嘗讀沈亞之表醫者郭常郤佑所酬錢五十萬曰販賈之人細度而狹見終日計量于毫銖之間所入不能補其望今暴奪之息財五十萬則必追恡鬱悗寧能離其心且病新去而六腑方憊復有悒然之氣自內而伐卽不可救奈何彼方有疾將知我能治而告我我幸免之因利其財又使其死余不覺廢卷而嘆世有醫而存心若此眞足表也夫醫者卽能察病之脉理而不能審人之性情卽能審人之性情而君功

取償之念未免橫據于中以是求藥到即已病病已不復作詎可得哉溧陽張君慎初醫震江南余友陳百史丁亥夏忽病嘔致失聲長安諸醫莫能治特邀張君來京曰勿憂病可去也尋果愈張君之名遂益噪都市余有兒患脾症寒熱交作病勢頗亟他醫以爲傷寒也非旦夕可療趣張君診之云脾胃勞倦絕無外感兩劑當愈愈即不須藥一如其言余謂調理之劑或不可少張君哂曰藥以治病中病即止若病已而又滋以草木之味無論剛柔補洩未有不反傷

元氣者也余驚問百史張君術何以至此百史曰是非可倖而致也其祖望溪公素冠岐黃爲金沙王宇泰先生所器重父景溪公繼其業又與名醫繆慕臺交往契善伯仲一時至愼初克紹家傳而生平存心又以輕財濟人爲務如郭常之卻估客酬金者不可枚舉術烏得而不至此也余嘆服不已因爲之序而表之且以見輕利者之能濟世而垂名匪特醫爲然也

序張君而一時交情俱見步步追合古人 陳百史先生評

贈圓通寺寓僧竹憨序

黃魯直云士大夫惟俗不可醫余謂人不論貴賤窮通均之不可以俗也然盡天下之人而貌之皆猶是髮聳而眉低目縱而鼻横俗不俗亦幾淆然而莫辨則于清氣之存不存焉辨之也乾坤有清氣散之而爲江山雲樹否則天地亦塊然而頑者矣人心有清氣發之而爲圖書吟嘯否則人亦禽息獸視與木偶等矣余病起無聊思得一不俗之人而與之談客有言于予者曰潯水之圓通菴有一寓僧非禪非教亦

酒亦肉而口吟筆繪終日嗤嗤憨憨潦倒墨汁間是殆有異焉者也余亟邀之至未交一語而淸氣耿人眉宇間見余案頭有紙數幅謂余曰汝能醉我我當爲汝染此紙趣呼酒來便伸紙仰天大笑右手執筆左手持巨觥口喃喃不知其所言目睛輪轉不知其所覩須臾酒盡觥發潑墨如風雨走筆如千軍萬馬左衝右突而山水花鳥竹木雲物之類靡不一一各臻其妙如文與可之竹皆有成竹于胷中異哉技乃至此乎而尤善書書不摹晉而手骨儼然而尤善詩

詩不襲唐而聲氣迺然古來能畫者不必能書能書者不必能詩得其一而精之已足以噴薄清氣浣盡俗髓而況乎兼之者也此不惟可以療頭陀之俗兼可以瘳士大夫之俗者也雖然余嘗察其酒闌停筆後痛罵近日打人之禪與課誦之教而時以片語逗禪教合一之旨微乎微乎殆未可以能畫能書能詩遽窺其涯畧者乎余樂與之遊而不倦因爲之識其梗槩如此僧號竹憨或曰卽松陵人氏也

金文通公集卷之五目錄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壽張母馮太夫人七袠有七序

金文通公集卷之五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賀大宗伯胡菊翁先生晉秩并介壽序

古者賢公卿所為享大名顯當代而聲施後世流聞無窮者非徒以其秩位之崇隆也必有涵泳古今發舒川嶽之才以彰其靈異必有收攬英雋楷模後學之識以尊其師說必有純孝懿節常變弗渝之操以

敦其根本必有制禮作樂坊民易俗之業以瓣瓣乎
治平而恢張其作用又必有致虛守靜歸根復命之
學以洞燭夫吉凶憂患之數而超然自得于進退存
亡之外合是數者以求其人殆不數數見也茲于吾
菊翁先生見之矣先生產西蜀權骨崚崚峨眉雲棧
之嶔崎也靈襟灑灑瞿塘灩澦之蕩潏也文必磊砢
而多姿司馬三蘇氏之雄偉奇宕也嘗讀其譯岌巀
甄奧賦舉全蜀之山川人物爲之盡開生面長楊上
林未足多也先生其一代之文人乎先生起家翰苑

宗匠海內在者一較南宮一典浙闈至今借才異代
中外林立
龍飛酉戌間遷學士為三館師典型屹然先生其一代
之師模乎戊子冬聞太夫人變傷心亂離倍篤孺慕
奉
溫詔宅憂京邸如生如存為定為省晨夕靡有寧居先
生其一代之純孝乎辛卯三月起佐典禮是時
皇上復辟之初邦禮繁重得先生悉裏厥成今春知貢
舉甫撤棘即有大宗伯之命蓋

聖天子銳意禮樂之興不待百年行將辨等威易章服以定民志而一海宇非夙夜寅清之先生不可先生其一代之秩宗乎余又嘗讀先生原易夢易二編發前人未發之秘直欲起羲聖而晤對討論于一畫未剖混乎太極之始宜其歷吉凶而恒凜蒙憂患而不惕也先生其一代之至人乎古者享大名顯當代之賢公卿炳美史册者其何以加焉抑吾又聞之先生嘗泊舟巫峽遇異人授素書其秘雖不盡宣然先生年及耳順紫氣皓彩勃溢方瞳眉宇間當必有進于

保合太和各正性命之旨豈止從棗花桃核得赤松黃石之符已哉今孟夏二日爲先生初度又適届新膺

簡命之期凡蜀之士大夫仕于朝者謀所以祝之而徵言于余余何能文其亦以仰止佩服之私聊叙先生之概而因以見先生之所爲可祝者蓋非一端也

方是胡先生文字入壽一則不借外來語尤爲合拍

陳石史先生評

壽王貴眞先生七袠序

歲壬辰王正二十有九日爲大金吾文孫王公太翁貴眞先生七袠懸弧之辰維時繞膝稱觴者女甥而外子若孫以曁孫之子凡九人焉或秩晉宮階或職司專閫或發軔于李官或蜚聲于辟雍簪紱之盛天倫之樂爲一時中外所艷稱于是朝列諸大夫爭執爵介壽而徵言于余以余與先生之長君大金吾同朝八載相得甚歡習知先生之德厚流光有爲之後者矣又以余與先生之尊人大冡宰射翁先後起家

中翰猶及覩其立朝丰采由卿貳洊陟公孤道德事
業炳赫前代習知先生之家世淵源有爲之先者矣
夫有爲之先者則先生之獲佑于天不自其身始也
而况及其身乎夫有爲之後者則先生之集福于世
又不自其身止也而况當其身乎余請得而申言之
先生少讀父書能文章藉藉黌序間凡八入棘闈弗
得志于有司會太宰公以勛秩並懋得文武蔭先生
長應蔭讓不就以明經訓廬江之合肥敦崇教化造
就人才至今淝庠稱有師首先生焉尋擢雲中廣靈

令所以治民者一如其堇士不媿古循良吏因念太宰公春秋高遂乞終養繼以讀禮哀毁踰節竟失明入

淸朝以覃恩晉封如于官目忽重明人咸謂先生純孝之報云然則太宰公之豐功偉伐當年食報未盡者旣留餘以遺之先生大金吾之克振箕裘今日履綏方茂者又輻輳以致之先生而先生以一生苦志績學僅奮跡明經終其身爲賢邑宰而止辭延世之榮膴追孺慕之高風是先生之取諸天者嗇矣宜如

何以豐其報先生之積諸躬者備矣宜如何以彰其應則三多九如之頌未足爲先生侈也亦曰觀于其爲之先者爲之後者併先生所以居先後之間者而先生之遐算未有卜已諸大夫皆曰善遂以是爲先生觴

淝庠稱有師及不愧循吏贊歎王公只數語耳若俗手便衍作數十行矣此文章簡妙處王司馬號雄于文者四部稿中作徐太僕序云內有眞際外無眞境張肖甫云境有所未至調有所未安史漢

之文恐無此等句法讀此文詳畧而不以爲史漢之文必不知文者也　陳百史先生評

祝方伯陸中台暨夫人王氏七袠雙壽序

順治十有二年歲乙未中冬長至日余年家子陸紫霄青印伯仲兩孝廉爲其尊人中台方伯公暨夫人王氏俱于明年丙申歲登七袠雙壽預徵余一言爲祝葢謂余與公生同里仕同籍齒又肩隨凡四十年間相與踐歷中外飽升沉閱滄桑而巋然獨存者通郡止我兩人習之久則知之眞知之眞則祝之爲詞也必實而不誣此兩孝廉屬余之意甚勤懇哉余雖不工華封言其何能辭憶公起家水部郎以至累官

大方伯其存心制行及施于有政則公之所以致祝于人者蓋非一日矣請得而頌其實可乎公初任榷荆關時楚雖全盛會奢酋叛蜀商旅之出蜀者頗嬰艱阻公一以寬簡恤之而荆商祝追尚書郎秩滿出守福州廉平著聲而福民祝壽以太守卓異叅藩兩浙惠澤淪濡猶之守福而浙民祝繼秉藩臬于蜀豫晉越所至見德所去見思爭爲畫象立祠而蜀豫晉越之兵若民無不祝時嚴疆亟需樞督群推轂公公獨念兩尊人春秋高堅請終養遂棄軒冕若敝屣自

是跧伏田間婆娑澗谷日與龎眉艾老鳩節倚徙未嘗一廁跡公門其有族屬三黨力不能婚嫁肂塟者公悉緩急之無稍吝而宗族戚里之人無不祝故曰公之所以致祝于人者洵非一日也宜乎景福駢臻休嘉萃集有夫人焉齊眉黃髮冀缺梁鴻未方其匹有子若孫焉聯芳接武五桂三槐罕儷其儔孫又有子焉如蘭之抽如玉之茁而繩繩乎未艾每至雞鳴問寢環榻相向纍然莫辯誰何猗歟盛哉華封之言公備有其事矣余更進何辭以為祝哉雖然余嘗讀

陶靖節詩而乃知所以祝公矣靖節有詩曰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善夫此生之得顧在嘯傲東軒下也今夫人盡有生或相馳相逐于利祿名譽之場而勞其心焦其思或相傾相軋于戈矛劒戟之内而攖其寧滑其和肺腸不爲已有耳目盡爲人役則此生之失而不能得也比比是矣公自抽簪解組以來嘯傲東軒將踰二紀方且視天地如芻狗萬物如蜩翼世事如傀儡求所爲勞其心焦其思者無有也攖其寧滑其和者無有也惟以清泉白石好鳥時花爲娛

視悅聽之具墳典丘索子史百家旁及竺氏書爲怡
情養性之資彼五賊七鑿爲吾生之蠹者公悉有以
杜之公眞可謂得此生矣昔彭商得之而歷算八百
子房得之而友赤松四皓得之而採芝商山鄴侯得
之而白衣帝側凡皆以得此生也以此祝公庶幾其
實而不誣有以答兩孝廉殷勤屬余之意乎余羈跡
燕邸弗獲偕同里姻朋齊公之堂親捧雙爵以進敬
南向拜手而高吟崧節之詩云

壽大司寇少傅瀛洲劉公序

今上十有三年丙申七月二十九日爲大司寇少傅瀛洲劉公六袠有三懸弧之辰公屬下諸君謀所以祝公者而徵言于余謂余與公同朝最久且公貳司空時嘗與余同官習公爲最深庶幾其言之或有當也余又何敢以不文辭顧余無暇縏稱公之生平敎世人歌詩介祉綴謏詞以進竊就公今日之爲司寇有合于暋論仁壽之說者敬陳一二質言爲公致祝可乎我

皇上堯仁如天惟刑之恤念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屬非得廉明公正謹厚寬平之君子無以除酷吏刻深之習而消陰陽沴盭之災遍察廷臣中惟公克勝厥任乃公自膺

簡命來日以

聖主好生之心爲心每慮一因反覆服念務于詳徹遇有寃抑則亟起而奮筆理之如拯溺救焚之不遑再計萬一情窮于法開釋無路則爲之展案咨嗟觀其容嘗累日愁慘不舒以故公所全活者甚衆人多莫

之知而所屬諸司亦皆以公仰體
聖主好生之心爲心故一時司寇之堂多良平稱職獄少寬濫爲中外所艷稱云昔定國父于公閭門壞父老共治之于公曰少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又歐陽永叔之父崇公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母問之則曰此重獄也求其生不得耳求其生而不得則囚與我皆無恨也母告永叔曰其心厚于仁者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嗚呼公治獄多陰德有類于公心厚于仁有類歐陽

崇公是以天道福善今古不爽公中年尚艱嗣迨年近六旬連舉丈夫子三皆生而岐嶷頴異不凡所謂子孫必與仁者有後直券而取之耳他日卿相接踵朱紫盈庭公泰然食于歐二公之報由耆而耋由耋而耄而期頤而大齊固其所矣又何必覓三芝問五石蓮淇厓安期羨門之徒而與之役金童驅姹女希養生家之大還久視哉故曰公之爲司寇也有合于魯論仁壽之說壽其國迓無疆之庥也壽其民遊化日之長也皆仁者所以自壽也請以是祝公可乎諸

君曰可矣。遂相與捧爵而前。

祝介存趙公暨配顧孺人六衮雙壽序

順治丙申嘉平月爲吾邑前行取惠安令介存趙公暨配孺人顧氏六衮雙壽其仲子中翰君元康諱申祈者何余請曰吾父吾母皆欣逢初度之辰祈以書生新緊職守日珥筆從木天諸公後躑躅瀛洲亭畔弗獲馳歸里門偕吾兄弟子姪拜舞一堂捧二人觴竊念吾王大父而下與先生世好勿替願惠之一言郵而致之以追吾不逞將父將母之慼余曰微君請余固不能已于言也度君家之戚里族黨誇耀其詞

章。效華封人三祝以進者。夫且塞耳炫目。更何俟余言。余第言。公與孺人之所以宜壽者。政未可量而已。憶余垂髫時。即獲交于太翁伯維先生。文章知已。相得歡甚。繼余入仕版。始與公交。因而知公最悉。當丙辰闈難突發。太翁忍冤不自伸。公時方弱冠。有傑士名。徒跣入京。百計護之以歸。嗣太翁授經西湖。及門之盛。逾于安定。已而師說彌尊且廣。又布席燕晉魯衞宋趙閒。凡太翁所之。公皆從焉。蓋遊學其名。而侍省其實也。丁卯公奏賢書。未幾太翁又以名盛被誣

幾罹不測時廠衛邏卒甚嚴郎長安一二知交莫敢援手公日夜號泣都市見者聞者靡不流涕乃所司阿權要意將深文羅織公曰我丈夫也獨不能爲緹縈女子乎于是灑血伏奏惻然動上心事乃得解太翁不幸而負此奇冤又何大幸而賴有此令子也丁丑公成進士適值太翁花甲初週錦歸侑觴剝極而復一時艷爲盛事云公初仕令長沙遘太翁艱再任補惠安兩地俱以最報天官考績贈太翁如公官甫啓事爲行取冠會鼎葦中寢時南中屢動徵召公堅

卧不應夫松栢之歷千百歲而不與萬卉俱剝落者
以其飽霜雪謝華郁根莖枝葉皆含苦味故植本貞
固卒享大年今公之篤摯于天性而歷盡艱辛絶意
于仕宦而遺榮若浼不啻飽霜雪謝華郁而植本貞
固之松栢也此公之所以宜壽者政未可量也公配
孺人顧氏出自我吳望族閫德醇備大家之慧歟孟
光之順歟鄧曼之能而孟母之嚴歟敬姜之勤約而
叔敖母之仁慈歟無不該而有之當公周旋太翁于
患難之時四方奔馳不遑内顧孺人事姑顧事祖姑

皇甫盡志盡物咸得歡心以至居妯娌待姬媵課兒女御內外臧獲嗃嗃雍雍整若朝典眞所謂婦道而兼子道母道而兼父道者哉近且虔事薄伽棲神極樂置家事不復問然則孺人之茹苦遺榮而植本貞固亦猶之乎公也此孺人之所以宜壽者政未可量也而況子若孫繩繩兮振振兮或綰緩承明之廷或蜚聲藝林之圃科名克紹前武勛業聿彰後昆則子若孫所以致公與孺人之宜壽者又豈有量也余之所爲祝者如此不敢有溢詞于其間請元康由此以

質之兩尊人其必燦然色喜而爲之連舉雙爵乎

壽柯太翁楚蘅先生六袠序

順治十有三年歲次丙申嘉平朔爲給諫柯君太翁楚蘅公懸弧之辰適當甲子一週蓀蘭繞膝琴瑟齊眉鄉邦榮之比給諫君荷

聖明臨軒親擢畀以獻納重寄方任天下之責議天下之事將日立

殿陛之前與

天子衡是非與九卿百執事爭當否得失弗獲暫請休沐馳歸捧觴不禁雲樹依依一時同里姻友官長安

者皆以給諫君遥祝太翁之心為心謀介詞以致之而謬屬於余余與太翁夙附梓戚凡太翁立身制行宦遊里居卓然為物望所歸者得之見聞頗真詎何能辭請先言太翁之所以自為壽者徵其理之不爽如日方升政未可量而後言給諫君之所以為太翁壽者非復世俗之壽其親可比也太翁弱冠登賢書屢躓公車為孝廉十有六載闔戸讀書足跡不接官府惟為善於鄉如恐不及粥饑者衣凍者療病者櫝骼者扶良奬善排難解紛鄭公之號可以稱鄉彥方

之名至於化溢則太翁天性仁厚不受人損其所以自爲壽者一也成進士觀政京邸聞其尊人微恙輒潸然曰功名本爲榮親親有疾恐弗顧乎遽策蹇歸周旋牀下奉侍藥餌溽暑中蚊蚋攢肌目不交睫未嘗刻懈於是通國以純孝稱無間於其戚里族黨則太翁克全百行之首宜享天佑其所以自爲壽者二也司李建寧務寬大廉靜與民休息不以威稜御悪博風力名讞獄遇有矜疑必宛轉求生或伏其辜必欷歔累日于公之陰德不疑之平反張廷尉之不寃

太翁皆有焉攝郡邑符所在見德所去見思臺使者交章推轂行取第一歸之日清風兩袖圖書數卷建寧父老遮道攀轅爭爲畫像立祀至今尸祝不衰此太翁之福澤及民其所以自爲壽者三也會寇亂絕意仕進躬耕著書吟咏竟日一切榮祿寵利馳騖紛擾劚情斧性之具廓然無有及給諫君成己丑進士除棗令太翁欣然曰親民之官行善種德爲最便貽書諄囑潔已愛民而外語不及他給諫君佩服義方遂爲循吏冠叨

賜衣異數特簡今官則太翁之提躬訓子一執於道德仁義其所以自爲壽者四也歲辛卯大祲邑之同善鄉先生經畫賑濟不遺餘力全活饑民無算舉青州遺法義田良規一一彷而行之則太翁既已積厚流光乃流愈光而積之彌厚其所以自爲壽者五也若夫給諫君之所以壽其親者余更得而申言之今

天子圖治若渴欲聞正議而受讜言以計安黎庶即古

帝王懸鞀止輦蔑以加矣給諫君抒忠殫赤仰報

聖明特達之知行且建一議而造四海無疆之福規一

事而貽

朝廷萬世之利於以凝暇集祉於太翁豈猶夫盛陳簋簠玉帛虔修醴齋鼎牲徒爲繁縟靡文以介壽高堂誇榮里閈已哉故曰太翁之自爲壽者理有不爽政未可量而給諫君之所以爲太翁壽洵非世俗之壽其親者可得而比擬萬一也長安諸縉紳先生聞余言唯唯曰此以質言祝非以諛言祝也殆祝之善者也敬南嚮拜首而爲太翁與太毋俞孺人遙進雙爵焉

壽姜封翁紫環先生六袠序

順治十有五年歲在戊戌王正朔日爲吾浙會稽姜封翁紫環先生六袠懸弧之辰其嗣給諫君定庵方晨夕出入瑣闈爲

聖天子獻可替否弗獲暫請休沐馳歸捧觴乃預期徵燕邸名公卿賡詞致祝而謬屬余爲之序余何能文雖然誼不可以辭也憶余初登仕版備員薇省時先生太翁大宗伯公方爲史官恒望見丰采與聞議論卓哉鄉國儀型及余徙南禮曹又與先生季父方伯

公同官甚善故余雖未獲交于先生竊耳熟宗伯公之有令子方伯公之有小阮而私心嚮往非一日矣余尚稔知先生之爲人也植根貞固爲震風凌雨之所不能撼敷榦華滋爲苦霧嚴霜之所不能摧如青松茂栢蔚然挺立于群木萬卉中其將來之飽寒暑歷歲月而未可以限量卜算者葢有其自也請得而申言之先生幼而岐嶷弱冠補博士弟子員爲諸生祭酒名稱籍甚一時癸酉丙子兩闈皆擬冠軍會當事者以被嫌抑之先生泊如也退而績文著書深造

益力藝苑騷壇首執牛耳此先生以屢試屢蹶老其材充其識而非若春葩之艷一發無餘液者也顧先生所不得志于有司者帖括小技耳至于經世遠猷塡胸塞臆凡古今成敗得失之由與夫關塞險阨之勢士馬強弱虛實之數以及河渠兵農之利病竅會靡不燭照而數計時明季沓沓多故需才方殷宗伯公因勸之仕曰汝勿以負所學者負當世先生于是出而小就補大中丞幕旋以譽望擢起部郎凡所營建征繕有方中上旨書名屏間旋遣視北河適河涸

漕滯漕河重臣咸束手靡措先生了然有成竹于胸中爲遡泉源濬衞水以濟輸輓無阻衞河分司之設自先生始已卯庚辰間齊豫大饑道殣相望先生特爲捐貲賑救太君錢安人復脫簪珥佐之全活饑民無算荒政之善無異富鄭公之于青州也自癸未讀禮歸遂賦考槃無復用世意矣此先生以無所不能之用小用輒效而試其小用卒藏其大用瀰綸事業卷而懷之一室福澤顯榮留以貽之後人又非若秋實之盈候至氣足而易歸隕落者也乃先生則更有

其至焉而覺乎不可及者當宗伯公曳履承明以逮晉秩典禮強半優游朝署先生獨侍王母太夫人于家洪灑醴醲之奉罔不勤恪其代宗伯公將母而曲盡爲孫之道者若此迨萱幃鶴馭宗伯公高年離索未免傷情而先生竭力承歡盡志盡物至于周旋患難須臾勿間幾忘其爲滄桑之苦先生之曲盡子道者若此歲壬午先生官張秋是年冬濟南失守有叔以藩幕殉乃于仳離中多方援嬸氏出又護其孽[illegible]歸嗣課讀如已子今且崢嶸爲宗祀光矣先生之篤

于本支而能扶存亡繼絶之義者又若此先生世承
清白家日貧庭訓愈嚴給諫君綰綬五鹿惟貽書勵
以廉且慈愼勿念我二人甘旨故稍有失墜今給諫
君以循良異等膺
特簡著聲掖垣先生之能教其子以有成而克盡父道
者又若此是皆人所不可及而先生之所以自爲壽
也若夫給諫君之所以壽先生者余更得而頌之前
喆有云公論國之元氣也給諫君以光明俊偉之品
翊平康正直之運持公論而培元氣俾君德淸明庶

務修舉以保我子孫黎民而君壽而民壽而國與天下俱蒙其壽夫以壽君壽民壽國與天下者壽其親則爲之親者第蘧蘧然衎衎然逍遥于兗委若耶之間婆娑于紅茵翠幄之下以詠化日而樂大年又何必餌黄獨飯青精餐流瀣服刀圭吸日引月熊經鳥伸羨彼洪崖安期偓佺之流哉余故曰先生之爲人也植根貞固敷榮華滋有如青松茂栢之挺出于群木萬卉中其爲壽也烏可以限量卜算然則先生花甲初周與太君錢安人舉案齊慶其猶嬰之未孩也

夫。

壽少司馬李梅公先生七袠序

今上龍飛之三年歲次甲辰仲冬十有四日爲豫章少司馬梅公李先生七袠攬揆之辰其兩嗣君文學維介孝廉維餞不遠數千里馳使致詞徵余言爲壽葢謂余與先生皆以患難餘息委身

本朝共事歷有年所相得甚歡凡先生之立身本末居官梗槩所以凝庥襲慶享有純嘏者惟予習之最深知之最悉余又何能以不文辭也先生起家大行著望輶軒會丙寅丁卯間璫燄薰天之日抗節沮祠繼

而澄清流品聲震典銓其貞松勁栢耐寒暑而傲霜雪不與萬木群卉同其榮落之象固已想見一班矣更以余所得之朝夕周旋而益信先生之存心制行偉績高風有合于天地悠久之道者宜先生之膺壽無疆也請爲之申其說可乎憶甲申歲

本朝人主甫夏時方經營草昧盡人得効芻蕘佐石畫先生由冏卿歷春常毎發一議弘博長厚有裨開國規模一時三事大夫暨百執事爭心折之已而余承乏中樞先生亦洊陟樞右凡所爲招携懷貳仰宣

朝廷威德以收賓服遐荒之效者惟先生是賴蓋先生于山川險易敵情虛實人心向背之故靡不燭照而數計故羽書沓至余方沈思而先生已脫于口余甫啓口而先生已逼于腕舉析衝遠畧濡毫立就俾余得拱手受成而幸逭官謗者皆先生之賜也此先生正色立朝之日不沾沾規目前而惟爲

國家計久遠其有合于天地悠久之道者宜壽一也遠宦海忽波即夙夜飲氷如先生幾不免顛蹶者再卒之風回波靜水落石出于先生無毫末之損而反有

丘山之重自足抽簪解組嘯傲江山中外之屬望雖殷先生之肥遯愈堅矣惟以清泉白石好鳥時花為娛悅觀聽之具而耳目不為人役也讀書賦詩訓子課孫為怡養天和之資而肺腸盡為已有也此先生高臥東山之日已曠觀天地如芻狗萬物如蜩翼世事如傀儡求所為攖寧斧性者毫無有焉其有合于天地悠久之道者又宜壽一也至于先生賦性孝友宅衷仁厚春風與物秋氣禔躬為善惟日不足德人惟恐人知此皆天地悠久之道綿亘于先生之舉心

勳念間其爲壽考無疆又非止一端而已也若夫仁人有後兩嗣君聯芳接武克紹勳名以爲先生添籌無算者余又何能測其限量哉請以是捧觴而進

賀大中丞心康韓公祖榮壽序

大中丞韓公撫吾吳之八載賦役寛平訟獄簡息于時東海無波櫛航日至軍旅鮮征調之驛騷萑蒲無伏莽之嘯聚地方享綏靖之福

朝廷紓南顧之憂皆我公之賜也惟公秉鉞樹旄專制一方不恃高巍之勢不行赫濯之令有大事則與地方有司及郡邑紳士父老再三籌度必無貽後憂無擾百姓乃可有重賦重役則酌年歲之豐凶與民生之勞逸量其緩急審其先後無後公輸無竭民膏乃

可傳曰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無胥戕無胥虐引養引恬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又曰不侮鰥寡不畏強禦其公撫吳之謂矣朕則我公治效之在吳者非徼一時道路之譽非侈旦夕粉飾之觀而實心實政皆瀝血抒誠爲小民養康樂之神俾遊化日之長爲

宗社培悠久之脉用迓無疆之庥謂宜胥階久任如往昔朋文襄故事庶幾壽國壽民爲世道人心一大愉快乎不意公且將一旦去吳也我儕百萬吳儂如赤

子脫慈母之懷不勝纏綿湧戀正莫解其尸祝無已之忱而適屆公嵩誕之期其能無一言介觴以進乎雖然余不敢賦南山之章侈北斗之咏以華祝浮詞溷瀆清聽也止述公治績之彰彰在吳者為公觴焉三吳財賦實甲海內即以輸粟太倉言之蘇松諸郡轉漕數百萬當楚浙豫章三省之半又未免水旱為災而公為之鼓其樂輸清其耗贈歲歲無後時無欠額三吳之風習俗抗傲鷙驁究詐之徒逞刁滋訟大為良民蠡賊公為之鋤其奸首息其牽累而俗賴以

醇先是海氛未靖征調繁興師旅往來靡有寧止而且湖寇伺隙往往擭臂書𪾢公為之清其擾害嚴其保甲而居者行者皆獲息肩至于公勤勞政事凡諸司文案不啻海積山堆皆詳加搜閱每徹宵旦無聲色之好絕燕閒之娛潔已愛民矢心報國凡若此者皆公所以下養小民康樂之神而以壽民者自壽其身上培

宗社悠久之脉而以壽國者自壽其身也然則我公之壽豈有艾哉將來恊夢卜之知登論思之堂必且為

聖天子終始惠顧東南根本重地而吳民之沾被福澤更未有窮也請率我諸紳士為公進爵無算而因以介壽者佐驪歌焉

祝壽民佟公祖五袠榮誕序

壽翁佟公之膺

簡命而來我吳也始于

今上龍飛之二載癸卯孟夏迄今歲在己酉以絳縣老人法推之凡三十有七甲子矣易曰久道化成于公益驗請得而申言之國家財賦強半輸自東南而三吳尤甲天下殷富之名所由來著也自罹兵燹後瘡痍作起元氣未充小民終歲勤動應縣官之追呼而胥徒五伯更牟蠹其間且俗喜夸飾鮮園桃燋悴之

風聲則紈袴子弟內躭曲糵靡曼外鶩蹋踘博塞日
腹月削貌雖腴而神實瘠所不立槁者則賴有國醫
在劑參苓以進之爲之補其虗耗駐顏猶壯盛也若
佟公眞我吳國醫哉曩初下車郎廉飭郡國屬吏與
爲更始大法小廉務以身先之出納之間淸風滿座
舉纖悉耗羨革除殆盡于是有司徵收亦罔敢處膏
自潤民困賴以頓蘇此源淸流潔休養民生滋培國
脉之第一大補劑也吳澤國時若洊潦海門虞山葉
東練川等濱海之區歲常告祲公每捐俸入設法賑

貧不啻倚公爲歲客秋淮揚大水室廬漂蕩民盡爲
魚啼饑號寒傷心慘目公偕撫公韓心翁乘一葉小
艇衝寒冒雪出沒驚濤駭浪中巡行勞來本折兼輸
計口給食所全活無算勿令民窮走險貽
朝廷南顧憂其功爲何如哉江省征多逋賦催科之吏
中考成者項背相望公嘔心調劑民不擾而征輸應
自是積逋一清歲每登額昔時所未有也公問民疾
苦之餘輒留心學校覩郡邑學傾圯慨然曰仞墻爲
教化攸關人才所自出而乃聽其荊榛吏茲土者獨

何心乎遂捐槖鳩工凡殿廡講舍櫺星戟門咸煥然鼎新釋菜鼓篋各得其所旣竣事復博稽先賢之著于鄉者爲之整其祠宇若忠介周公則特建祠以奉之益表揚忠義爲世道人心計至深遠已崇聖學明王道而外更究心鷲嶺柱下之言謂三教聖人其揆一也凡褰帷之所及于梵宇琳宮率皆捐貲整葺所在徒杠輿梁民無病涉者郵亭道路無烟荒蔓梗者兼施仁不報之地如掩骼埋胔等類未易更僕數又嘗鏤訂感應篇廣爲流布使斯人皆悚然遷善遠罪

以佐

聖天子明刑弼教之治所謂中心安仁爲善如不及無所爲而爲之者殆于公見之凡若此者皆我國醫之潔已養民以壽其民殫精裕國以壽其國而因以民生之乂安國脉之強固者自壽其身也其壽寧有量哉今歲乾月旣望届公五袠大慶庚星炳耀奕奕薇垣余不以三錫方來九如洊至者祝公之天賜純嘏而直以公之蒞任至今仁心仁政爲余所親炙飫聞者祝公之自求多福皆質言非諛言也請以是介千

秋觴而進。

祝介存趙公七袠壽序

康熙五年歲次丙午嘉平二十有七日為介存趙公七袠攬揆之辰吾郡邑之縉紳戚友徵余言為壽余雖年益邁筆益枯其何能以不文辭也憶歲在順治十四年丙申公方登六袠時余待罪綸扉公奕君元康亦相與珥筆共事弗獲馳歸捧觴屬余一言驛詞祝余猶記詞無誇誕不過紀公之孝親居官立身行已生平梗概有如松栢之飽霜霰謝華郁根莖枝葉皆含苦味植本貞固應享大年云爾迄今荏苒十

年矣余蒙恩
予[illegible]賜息丘園適與公比屋而居又值公七袠大慶余
又覩流光之如駛而竊喜公之矍鑠倍常余亦差
能乎我兩人者皆勝十年以前也能不奮然執
筆[illegible]例誇誕其詞而以質言祝乎公自絕意仕進以
丞了[illegible]家人生產不作兒孫馬牛旗鼓詩壇主盟奕
蒲[illegible][illegible]整里時時往來託興其閒詩效淵明有和陶
臥[illegible][illegible]集謂其喜貧相似喜酒相似嘯傲東軒聊得
此生[illegible]似公之真率高邁性情與諸非若世人之斂

陶集陶僅僅于聲口追琢間比擬肖似而已也至于
花晨月夕無不與余連袂銜杯問水尋山無不與余
扶筇緩屐余謂老友中之至今少而韻者莫過于公
公亦謂老友中之不服老而差強人意者亦莫過于
余終日徜徉以逍遥共遊羲皇之世宜乎公之愈少
而余亦未老也雖然公尤有不可及者蕭然一室中
不啻吸露餐霜而養高彌甘礪守彌貞余十年前所
稱根莖枝葉皆含苦味故植根堅固應享大年者依
然猶昨也公之爲壽更復可量哉而況子若孫之繩

繩振振。蓋未有艾將來之躋華膴而奮扶搖。所以發樊松栢之勁榦者。正如日方升。又何必別綴繁詞。拾華封餘瀝。以介景福于千秋也。請公快讀余言。而進爵無算

壽李母宋太夫人七十有八序

今上五年戊子秋七月七日　司馬五絃李公母夫人七袠有八懸帨之辰公以中樞鞅掌未獲戲綵北堂先期引言徵詞介壽其言曰我母宋氏本名族年十六于歸會我大父之病劇也朝夕侍湯藥衣不褫帶者百餘日大父于彌留之際　嘖有孝婦之稱繼[illegible]逮大母也滲瀉危匯等症　必虔二十餘年無　　逮及我先君子委衣哀毀逾節自茲長齋志戚又　年來如一日生平無疾言　色接宗親　知　獲

一本以寬和仁恕余[illegible]其言起而嘆曰太夫人之克
婣[illegible]而孝行著稱于閫內有如此乎[illegible]夫人之克
敦[illegible]柔懿範洽聞于宗黨內外有如此乎是
節[illegible]之詩所頌令妻壽母矣公之言足以爲
太夫人[illegible]侯余言哉雖然此太夫人之自爲壽
也而[illegible]知[illegible]之所以壽太夫人者乎公起家吳興
司[illegible]甚未嘗察察闕闕以市名譽公守介而
樵[illegible]之不能衣且食葬且婚者悉有以
[illegible]多乎反所全活者不可數計迄今

吳與士民猶有望峴山而緬然而思者不減昔年羊
公之仁之見思于襄陽也此公之以陰德壽其太夫
人者余固聞且見之于其爲司李時也而公累官至
今其所行陰德尤有出于余見聞所不及者不知其
幾也然則太夫人固自有以爲壽而又有公之所以
壽太夫人者其尊寧有艾哉公又何必以萊衣千里
未能縮地捧觴爲怏怏也哉公既以仁存心則弟仰
泰岱而視岡陵顧東海而賓添籌可矣甚矣惟仁者
爲能壽其親也余于公爲部椽又前後同官也知公

頗深故知公太夫人之壽無疆謹拜手執爵爲之序。而因以告天下之欲壽其親者

與胡夫人壽有同異皆屬有道質言可史可傳陳百史先生評

祝李母戴太夫人八袠序

歲戊子長至日太史李辰玉過予而請曰吾大母戴氏春秋八十嘉平月之念有四日爲設帨之辰不肖叨列史館未獲偕吾父及昆弟稱觴堂下願得先生一言郵致之爲壽余辭曰余素不善諛且崇岡茂陵日升川至之語濫于大夫處士之口者子足以壽大母矣何取余言太史君曰不肖之有請于先生者毋以諛言祝願以質言祝也余曰若是則余何敢辭哉昔史遷嘗自稱云子于某善故得聞云云子于其之

子某之孫善又予嘗過其處見長老某某云云大約言必據實則其人其事可傳而其言亦因之以傳也余請以質言爲太夫人酌而祝焉可乎太夫人出吳江望族余吳江人也耳熟家世余兒世濂又與太史君有同譜誼得朝夕過從甚友善又金陵士大夫之在朝者豔稱里中門第必以李氏閨懿爲法如出一口余是以知太夫人者頗悉而所以爲太夫人壽者不敢以諛而以質也太夫人于歸思雲公其善相夫子克事舅姑柔儀令則無間于妯娌戚黨者不具論

憶思雲公捐館幾二十載太夫人秉家督內外肅然
有丈夫子二蜚聲庠序俱以博學篤行稱長即太史
君封翁皆太夫人之教也孫男子五悉有能文名
太史君力學好古傑然負他日讀書宰相之望又
皆太夫人之教其子以及其孫也余因是而羨太夫
人之善自爲壽也夫令母之壽孰有大于訓子課孫
世爲文學顯人又有登石渠金馬之堂而梯榮臙于
未艾流令名于無窮使天下之人咸推其所自以歸
美于母德乎余因是而又羨太史君之善壽其大母

也有封翁修甫公率其子若姪戲綵堦前稱千秋觴而太史君服官在

朝于珥筆承明之暇驛詞致祝悅封翁之心以轉悅太夫人之心則凡爲孫之壽其大母者孰有過于太史君乎且時方欣遇　配位覃恩太史君請

制詞壽其父若母以轉爲太夫人壽其光寵何如又奚借親知譾言爲哉余顧不敢繪西池之圖述南山之頌誇東海之咏侈北斗之杓以諛言祝而以太夫人之能教其子若孫以有成之質言祝也言雖不文亦

庶幾史遷氏之據實云

敎子若孫一案衍成機法前後援引序次皆本分所應有無近時掇拾之病此等文望而知爲吾友豈凡先生矣　陳百史先生評

壽胡母張太夫人六袠序

從來婦德之堪稱者勤儉溫柔孝敬慈仁有其一焉皆足以著則閫內發祥後裔而德之最大爲學士大夫之所不可及以艱貞之若基錫福之隆者則莫如節云攷之詩人所載于婦人女子之事自芼蘋湘藻求桑采蘩抱衾宜雁雜佩蓋古無不采而錄之獨春秋所書終始全節不失婦道者惟紀伯姬一人何詩人采風如此其寬而春秋立法不輕許爲婦者以節若斯其謹嚴歟豈事在閭井民庶之間蔑從赴告故

不得書而諸侯公卿夫人素範于禮而習于訓宜于節鮮有弗全者亦竟寥寥無足紀歟抑節之難全也自古爲然歟求之今日則惟胡母張太君有焉太君爲予衮胡太史大母戊子嘉平月念日太君開六袠適予衮自楚典試歸予衮尊人機石公又晉秩京朝官太君子若孫擁聚一堂舞斑上壽眞一時盛事也同朝諸縉紳謀所以酌而祝之而謬屬不文之余余于予衮有一日之長頗悉太君生平竊津津樂道其事其何能以不文辭哉夫人爭羨太君有子仕于外

爲廉吏而以最鬧內權此爲母者所不能必得之于子也有孫男子三人皆顯名文學而長郎太史君行且橐征多士對揚

休命佇膺進賢上賞此又爲大母者所不能必得之于孫也天下之爲母者孰有快于太君乎天下之爲大母者亦孰有快于太君乎可以酌而祝矣金子曰未也夫人亦知太君自有子以暨有孫得致有今日者孤幃隻影茹幾辛酸風雨雞鳴歷幾寒暑蓋非一晨一夕于斯迄今殆四十二年所耶太君系出名族

夙嫺禮義年十八于歸奇峰公甫浹歲遽稱未亡人時僅有遺腹六月懷孕衣帶矢死靡他倘遺腹之男女未卜則太君之自處尚未料也幸而舉機石公太君始堅意保孤冀延胡祀會家計窘甚零仃不支太君日事紡績爲教育資卒使六月遺腹卓然成立而且蜚聲仕路顯榮未艾太君之得有子若此者難乎否也機石公連舉丈夫子三大君又以訓子之餘課孫至脫簪珥求師友督之益力予袞弱冠即成進士讀中秘書餘亦聯翩奮起太君之得有孫若此者難

乎否也若乃太君之勤儉溫柔孝敬慈仁爲內外屬之所艷稱而無間于婦人女子爲懿德于太君直細行耳然則學士大夫之所不可及而以艱貞之苦基錫福之隆者節如太君之謂也詩人不勝采春秋法得書請以是酌而祝焉太君囘思懷乃矢志之日其必怡怡陶陶爲之舉觴無算乎諸縉紳曰善遂書此以爲壽

由今追昔讀者於稱觴事見感慨即此知文生於情也若近日浮采僞譽不足當揮毫一笑矣　陳百

史先生評

壽張母馮太夫人七袠有七序

順治八年辛卯夏五二十有九日為侍御趨正張公太夫人七十齡設帨之辰時公方新膺
簡命按視畿南北是為京差例得出入
殿陛使省慈幃公同母弟次君亦以舉業高等承
恩詔來貢于廷一時昆仲懽聚率其孫男女環繞膝前稱太夫人觴朝列榮之而徵言于余非以余之椎魯為能文也以公昔年曾與余共事樞曹昨歲按吳又以余隷公部下習公為最深而竊聞太夫人之淑德

懿行著賢母稱克享遐齡于耄艾者爲最悉也請得
而申言之太夫人出晉望族馮氏無昆弟以女代子
曲盡孝道且勸父立嗣卒賴以延祀保家消弭族釁
其賢之徵于女德者有如此及于歸公考用吾先生
則又移其孝于張氏之門事孀姑一如其事父母取
與承順必稱所欲食糲衣敝親操井臼相夫子耑力
藿韡以理學聞尤助成夫子讓產高誼撫孤姪逾于
子雖晨昏不繼無怍容無怨言用吾先生以五經教
授來學常萃及門至數百人一一爲供爨內有貧無

力者更周恤有加所成就弟子多取科名太夫人之功半也其賢之徵于婦道者有如此長君趨正公成進士太夫人初無德色常訓之曰做官須爲清白吏我終其身糲食垢衣有所不辭公恪遵母訓務爲廉吏初任中牟再調元氏所至有聲所去見思以最奏轉樞曹尋改御史直冠栢臺歲庚寅奉

命巡按蘇松甫下車釐奸剔蠹攬轡澄清雖未及兩月適下議撤之令而小民之蒙其休澤汚吏之惕其霜威者不啻巡行一週伊誰之教也其賢之徵于母儀

者有如此是以天眷懿德厚其報施宜爾貴宜爾壽宜爾康寧宜爾子孫繩繩振振今日同朝諸大夫可以爲太夫人酌而祝矣雖然我儕之執爵而祝何如中牟元氏歌咏甘棠之民祝之至今不衰乎又何如近日吳民之爲公畫像立祠因祝公所自出而願爲太夫人添籌益算者卽億萬戸不止乎今公又以

聖政清明特簡拔識輔將來首善之交口尸祝不更有進于中牟元氏及三吳之民者乎然則公之所以祝太夫人者至矣茂以加矣非我儕三多九如之諛詞

所能誦揚萬一也凡爲人子而欲壽其親者一視公之所以爲祝可也

逃夫人賢用三如此文氣畧一小結後用推衍法文有法所以有情更不須艱深文淺易也陳百史先生評

金文通公集卷之五終